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一七四回 菊文龍激留拗骨頭 笑面虎細述虹霓劍

話說楊魁在彌勒峰遇著菊猛，心中大喜，正然要問菊猛怎樣得來，忽然宮門上飛下一個人，大喝道：「楊魁不要走，吃我一叉！」話言未了，那飛叉已到了面前。看官，你道這人是誰？原來極樂宮宮門牆上卻設了一架響機，也是專防歹人越牆出人。楊魁出宮時候，不料觸動，便登時鈴聲大響。邵竹正然同狄小霞取樂，正在難舍難分之際，聽得鈴響，便向狄元紹道：「外面鈴響，你去查一查罷！」狄元紹大怒道：「狗才，有多無禮！朕豈是你用的人嗎？」邵竹沒法，只得分開身來，披了一件外衣，取了飛叉，也由宮門上飛下。其時菊猛撒身就向東走，楊魁就向西逃，進了地道。也叫楊魁有救，邵竹以為他二人必從水面而來，楊魁逃向地道，以為他不識路徑，定向死路，當下便丟下楊魁來追菊猛。一直追到彌勒峰洞口，菊猛因洞門窗狹，鐵蒺藜大為不便，隨從腰裡把寶劍掣出。那知邵竹搭眼看見虹霓劍，只嚇得魂飛天外，魄散九霄，掉頭就走。菊猛出了彌勒峰，也不敢耽擱，飛奔的到了小南海，仍然踏水到了對岸，自回文昌宮不提。單言邵竹見菊猛有虹霓劍，不敢前進，轉身就來追楊魁。那知走到石門一望，只見一個龜頭頂住石門，任人直進直出，情知不妙，忙放出妖光直奔地道里面，連鬼都沒有。地道走完，上了石梯，按著機關，出了石板，但見一個要圓不圓的涼月，照得荒野之處其明如晝，一陣風過，那樹枝上的黃葉紛紛墜地，卻不見一個人影。望了一會，只得仍回極樂宮取樂去了。但那楊魁一直出了地道，覺後面並不曾有人追來，這才放心，大踏步走過黃泥岡，連躡帶躡，走到大營。外面已三更向後，張欽差在帳上專候回信，還未息宿。楊魁走上了帳，便將怎樣由地道進裡，怎樣探看極樂宮，怎樣遇著菊猛，怎樣逃走，說了一遍。張欽差道：「菊家夫妻姪姪多分已經來此。」楊魁當下又把在黃泥岡酒樓上看見過兵，菊家之外，還有幾名虎將同走，又說了一遍。張欽差道：「這樣看來，他們明日一定是要到營了。」說著，張公隨命帳後擺酒，代楊將軍壓驚。韓毓英、哈雲飛見丈夫回營，也便走來問了情形，哈哈大笑道：「菊猛這孩子倒也厲害，他反轉倒可以看了金光寨的大略呢！」就此談談說說，晚膳過後，各自安寢。

次日一早，果然菊文龍、菊猛、秦高、張霸、海光，並李彩秋、鄧素秋，到了營門紛紛下馬，向領旗官說明來歷。領旗官隨即報入大帳，楊魁問道：「他們還是單身來的，還是帶著兵馬來的？」領旗道：「就是七人七騎，後面並無兵馬。」楊魁暗暗詫異道：要據傳報，說有什麼秦高三人，昨日酒樓上看的卻一些不舛。但那些兵丁不知那處去了？當下便命請見。領旗官一聲傳出，只聽三聲炮響，兩邊粗細樂一齊合奏，這時把一個菊猛威武煞了，他從出世大約不曾周周正正的走過一步路，這時也就一搖二搖的，跟著大眾進裡。才到中堂，楊魁早遠遠的迎出，讓進大帳；張欽差也下帳，見過了禮，分賓主坐下。張欽差一一皆問了姓名，楊魁也同秦高三人問了姓名，但那李彩秋、鄧素秋見過張欽差，就有韓毓英、哈雲飛接到後面去了。當下楊魁又問菊文龍路間耽擱的緣故，菊文龍因張公在坐，未便直說，便指著秦高三人道：「只因從這三位莊前經過，被他們留了盤桓一日。菊某因麾下正當需人之際，所以勸著一同前來投效。並且這三位弟兄，招募得二百義兵、四名頭目，糧草輜重頗覺充足，也一並領來聽命，未知大帥同將軍肯容納否？」楊魁見說，心中早已明白，便答道：「既是尊駕契友，焉能不代安插！」秦高三人便上前謝了收錄之意。楊魁同張公商議了一陣，便將海光同菊文龍、菊猛、李彩秋、鄧素秋均留在中軍委用，著小太保秦高、穿雲燕張霸，仍領原嘍兵二百、頭目四名，在前營東角紮營，為犄角之勢。二人上前領了大令，自去到文昌宮招集本部，紮了營頭，不必深表。

楊魁自打發秦高、張霸走後，便向菊猛道：「昨日那妖匪追你到什麼地方才得脫身的呢。」菊猛尚未回言，但菊文龍見楊魁沒頭沒尾的向菊猛問這句話，心中奇異不過。只聽菊猛果回道：「他追到一個洞門口，我因手上兵器不便，就把身邊的劍抽出來，才一使動，他便飛跑大吉，過後我仍然踏水回來了。但將軍由後山走去，怎樣得出來的呢？」楊魁便又將黃泥岡路徑說了一遍。此時菊文龍方知菊猛已暗偷虹霓劍，到過小西天，心中暗道：這拗骨頭委實膽大，他在我面前連半字都不曾提著。就這設想的時候，只聽楊魁又問菊猛道：「想你由前面進去，那金光寨一定是看見過了，究竟是什麼形勢呢？」菊猛道：「我一去就奔的裡面，心想把那逆賊狄元紹擒著了，結果了他的性命，那時三軍無主，他再有怎樣的利害妖寨，都不濟了。那知我菊猛才出手運氣就不好，不得上我的算，所以他什麼金光寨、銀光寨都不曾留心去看。將軍如要去看，今晚菊猛不妨再走一趟，橫豎來去連盤程錢都不要，要算很便當呢！」楊魁道：「且慢，到晚再酌罷。」菊猛聽說，便噤口道：「說走就走，有甚酌不酌，他如不走，我不會一個人去嗎？」

菊文龍聽說，心中好不憂慮，便推著出帳有事，將菊猛喊過說道：「我有一句話關會你，在軍營中做事，比不得在家裡，要怎樣便怎樣，須要有了主帥的將令，才能出外；若無將令，那便要照軍法問罪的呢！」菊猛一聽，忽然就同雷打癡了一般，半晌方說道：「這樣說法，我乾不來，我要家去了。不若還是拍拍牛屁股，倒還由得自己些呢！」菊文龍一聽，真個是便作難不過，可算來了不過一刻，暫時便走掉一個，那面場上怎樣得過？而已這位小老子，他有生性脾氣的，一聲說到要走，大約鐵繩都扣他不住。想了又想，不覺計上心來，便說道：「我曉得你向來一點恒心沒有，雖屬在軍營裡當個小小的將官，也要有大大福分。你既要走，你就走罷，免得將後不聽軍令，被主帥用亂棒打出，那三代宗祖的臉面，還被你削盡了呢！」菊猛聽說，忽然同平空的響了霹靂似的，就大喊了一聲，接口便說道：「我不走，我偏不走！我的福氣大得很呢！我情願在主帥前投效服輸，偏不聽你的話，偏叫你說的話沒得靈驗！」菊文龍曉得他上計，暗暗歡喜，又故意的說道：「猛兒，不是我逼你走，軍營裡事兒戲不起，那便性命交關。」菊猛發急道：「囉唆什麼？我總不跌辱宗祖便了！」說著，便走進帳裡，菊文龍也跟了進帳。

這日楊魁命營中大排筵宴，一者代菊文龍夫妻姪姪接風，二者將眾位英雄借此引見引見。看官，你道這菊文龍到此，因何比旁的英雄加倍恭敬些呢？這因他這三口虹霓劍，楊魁曉得要破金光寨，非此不得成功，所以格外恭維。當下便在中軍帳一翅的設了八席：第一席馬如飛、周仁、周義、周禮，第二席菊文龍、江標、周智、周信，第三席牛忠、馮志堅、鄭伯龍、菊猛，第四席秦高、張霸、海光，第五席劉振玉、陸殿邦、史公威、馬渠，第六席許大立、蘇堅、徐名振、東高，張欽差、楊魁坐了主席，韓毓英、哈雲飛也陪李彩秋、鄧素秋坐了一席。共計男女將官二〇九員，一時間歡呼暢飲，軍樂齊作。

席間便議論了一陣破敵的計策，談了一陣濟公的道理，末後便談到那虹霓劍。菊文龍便將那和尚怎樣上村募化，及至前日那劍怎樣出匣，濟公在門前怎樣來去歌唱，又說了一遍。張鐵差道：「這樣看，送劍的那個和尚，多分也是濟公所化。」楊魁道：「不是不是。不瞞大帥說，晚生那日由泗水村回頭，見菊家兄弟那樣說法，心裡也疑惑就是濟公，晚生便暗暗的向他探問，他說道：

『你們不必狐疑，這三口劍的來歷卻是很大的呢！當日九尾狐大亂商朝六百年的天下，李老君久已算定，用日精石下爐煉了三〇六年，鑄成這三口寶劍，遇著妖怪，只要光華到處，暫時身首兩分。到了九尾狐入宮之後，李老君本想扭轉天心，曉得紂王好武，就將這三口劍著姜子牙獻了紂王。紂王曉得是三口寶劍，心中大喜，留了自家佩帶。不料該應商朝氣數已終，一日那劍懸在壁上，紂王夜間偶醒，睜眼一看，直見滿宮亮光，以為失了火，不由得狂喊起來，六宮統統驚起。這劍此時特卻掛在正宮宮裡，大眾細細查點，方知是這三口劍上放出光來。紂王奇異不過。這時九尾狐還不曾分恩寵，次日紂王到他宮中，便對他說那寶劍夜間放光的奇事。九尾狐大吃一驚，暗道：這是還虧在正宮，倘若掛在此處，我命休矣！眉頭一皺，不覺計上心頭，便問道：那劍如今可曾攢掉嗎？紂王笑道：癡人！這是寶貝，攢掉何故呢？九尾狐大笑道：不是臣妾癡，大約陛下被奸人愚弄，還不曉得呢！我想這劍一定是妖物，就如天上的虹霓，也是妖氛之氣，所以雷雨之後他才發見。陛下不看黃帝《道經》上常說：白虹貫日，主下帝亡國之憂。陛下此時把這樣物留在宮中當作寶貝，久後必有奇禍。紂王大驚道：卿言極是，朕躬為妖道所愚。隨即傳進費仲、尤渾，一面著費仲將妖道姜子牙殺卻，提頭來見；一面著尤渾將那三口寶劍送到毫水潭，沉於水底。當時姜子牙早已算定，便逃走了，但這三口虹霓劍，就此沉沒。直到唐朝開元〇二年，其時毫水潭已變做平壤，就那送劍的和尚名叫清華長老，還是玄奘禪師的師公呢，就在這毫

水潭上建了一廟，時常見地下放光，因此掘得了此劍。後來長老棄厭人世，便攜了此劍入黃山深處，修成正果。今見金光寨興妖作怪，他因菊文龍夫婦人品正直，又在立功的時候，所以將這三口劍送來把他，代國家除害。』」

大眾聽了楊魁這一番話，方才明白，但他們眾位英雄今日這一個暢聚，正是酒逢知己，一直吃到黃昏過後這才散席。楊魁道：「難得此時沒事，菊家兄弟何不同兩位尊閫，將虹霓劍舞弄一回，大眾開一開眼界？」菊文龍隨即起身，稱了一聲「領命」，李彩秋、鄧素秋聽說，便起身一箭步躡到帳外站了門戶。兩人對面先開了四門虛架落，然後一步一緊，只見一道綠光，一道青光，四面盤繞，並不見人在何處，就連張欽差不懂武藝的，也跟著裡面喝了聲彩。就這喧嚷的時候，菊文龍又一躡步，一道紫光刺斜裡面突然插入。那知紫光才灼了一灼，忽聽「哇」的一聲，似鬼非鬼、似人非人的喊了一喊，跟後「通」的一樣物件撒空的栽倒，冒起的飛血足有兩丈多高。三人大吃一嚇，趕緊收劍入鞘，以為一定是誤傷著人，忙取燈球進前觀看。不知這劍下究竟所傷的是一個什麼兵將，且聽下回分解。